



修智大和尚談：行於中道

青楓：經常聽到有一些信眾說：我們聽法師講經，很多時聽到「行於中道」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怎樣才是「中道」？我個人以為，有些詞語的解釋看字義便可基本明白，譬如這「中道」兩字，如果我們視之為「中庸之道」也未嘗不可，當然，從佛學角度來說，又可以有深入一點的看法。所謂「中道」，不偏於空，也不偏於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落兩邊，圓融無礙，這就是「中道」。請問大和尚，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更希望大和尚進一步為我們說說「行於中道」的背景資料。

修智：好的，詳細點向大家解說一下吧！我們可以從悉達多太子開悟過程來看這個話題。太子既生長在皇宮，應有盡有，可謂「樂之極」。當他理解到人生有老、病、死，包括貴為太子的他，亦是不能避免的。於是他離開皇宮去尋求離苦之

道。第一位老師教他禪定，他的禪定功夫，很快就跟老師的功夫看齊。但他發覺在禪定境界的樂，在出定後，仍然不能解脫老、病、死的苦。於是再跟另一位老師學禪定，儘管以更高禪定境界去修行，但依然是未能解決自己的疑慮。如何是好？當時有比較熱門的學說，認為以苦行可以抵消苦。於是悉達多開始修苦行了。他雖以比起修苦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苦之極」來修行，瘦到皮包骨。經過六年時間，仍然無法體會出解決老、病、死的方案。昔日在皇宮的「樂之極」，今天的「苦之極」，兩者都不能解決疑慮，因此明白到這兩邊兩極的修行都不能提供答案，於是講了一首偈——苦行非道，樂亦非道，不著苦樂，行於中道！

青楓：呀，這就是「行於中道」的源起出處，很有意思，那麼，佛陀又如何去實現中

高高在上……

香港雖然地方不算大，但仍是一個旅遊好地方，不論歷史、文化與環境，都有相當吸引力。過去，我們常說：到山頂去看看香港夜景，會給你一個難忘印象。

從山頂望下來，等於一個虛虛幻幻的大景。能不能來一個既大且又能細緻地看香港的維港兩岸？可以的，維港兩岸分別有兩座高的大廈，仿如兩位大將軍守護着維港。

那天，從一〇三層高廈上影下來就讓我們看到這景象。



道呢？

修智：佛陀離開苦行，經一牧牛女供養乳糜，恢復了體力之後，他便在一菩提樹下禪坐，從新整理思維，他此刻理解到：我們不要苦的話，便不要有惡因；如果我們要樂，必然要有善因。現在我們所謂的「因緣果報」，就是這道理。

青楓：我們常說的「因緣法」就是這樣，有因便有果，任何事情都不會無緣無故出現的。

修智：而且，我們對自己的行為皆各自負責。「因緣法則」內說：「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人會改變你的業力行為。讓我打個譬喻吧！把油倒入水塘裡，油必然浮在水面，不會因為有某些人的詛咒而令油沉下水底。同樣道理，一塊石頭拋入水裡，這石也必然沉底的，難道可以念經祝福便令石頭浮起來嗎？石頭未下沉之前，如果水中有盛托物，例如船艇，將它盛托着，這便不同。這盛托物等於說是我們行善積福的心，我們念經學佛就好像水中這船艇可把石頭盛托起來，石頭便不會沉下水底。但大前提是船艇的浮力必須大於石頭的重量。

青楓：船艇在水中而盛托住下沉的石塊，這譬喻很有意思。

修智：所以，修行並不是以苦行取勝，也不能以樂行為懈怠，俗語謂「應使則使，應慳則慳！」再者，坊間亦曾聽聞：「我們現在有病，都是過往的業障所使。所以業障消了，病亦康復了。」這豈非是錯誤的思惟？例如傷風感冒，就是沒服藥，只要休息一段時間，也可康復。但「以藥治病」，早日康復離苦，豈非可將時間用得其所！所以有病時則服藥醫治，康復後亦必須停止服藥。否則，藥是三分毒，無病仍服藥，豈非引伸出另類病嗎？經云：過河須用船筏，登彼岸時亦須要放棄該船筏，方可解脫自在。所以修行如服藥，過河須船筏工具，行於中道，解脫自在。苦，分為身苦與心苦。「身苦」是與生俱來，身體器官零件是會損耗的，所以「身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修心，是不要「心苦」。佛陀教導「身患莫令心患」。



樓梯街.....

在港島半山行走，看見在堅道旁側寫上一道街名——樓梯街。

從上向下望，階梯一級一級的，真是名副其實，它也正好反映出港島地勢的一個特色，都是一座山的，樓房是倚山而築。

這道樓梯街讓你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原來旁側就是文武廟；再下去經摩囉街直到皇后大道中的，這「大道中」百年前就該是海邊之地了。

這樓梯街少說也有一千級，你不妨到這裡走走看看，但唔好學人「拾級而上」呀，一千級樓梯，包你「氣喘氣喘」。

佛語(二十)

「禪定」

學佛習禪者，很多都講「禪定」。

——何謂禪定？怎樣才能禪定？

在《壇經》裡有一句話，一聽便明白，那是「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如果我們想再詳細一點分說這「禪定」，也不妨放多些看看——

「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着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我們較詳細地看了《壇經》裡這句話，則肯定更容易更印象深刻地明白「何謂禪定」了。很多道理其實都是很簡單易明的，我們不用故弄玄虛就是了。

如果有人問你：何謂禪定？

你答一句「若見諸境心不亂者便是！」

「身心相印」

如果我這樣說，不知你是否同意——

「何謂功德？身心相印便是！」

我們修心這就是「功」；注重好身體，勤練身體，這是修「德」。

《壇經》裡這樣說：

「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修性」便是指修心，在佛教裡，這個「性」，指的是「本性」。本性不就是說「本來的心性」嗎？

無論我們說「修功」或「修德」，都是向自己去求，不是「外求」也，所以「身心相印」，也正好是指向我們自己來說的。

我們的心與身，有一種是「共同睇」的，那就是要像家居庭園那樣，令它乾乾淨淨，「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就是平日我們要對自己做好的「功德」。

「生活語」

《長阿含經》說——

清淨無穢，無有缺漏。明哲所行，獲三昧定。

如果我們習慣看一些「佛語」——佛教中的一些言語文字，則這句話便不難理解，其實有些「佛教言詞」都與我們平日所理解的文字詞語沒有太大不同的，到底也祇因為有這「近義」的漢譯，我們才容易明白理解，譬如「缺漏」兩字，也就是一樣的說法了，不同的祇是「是不是習慣語」而已。倒是這節短文中「三昧定」三字才是真正的佛家語，「三昧定」即是「正定」。

如果我們曉得「明哲保身」這詞語，則當也明白「明哲所行」四字，這裡的「明哲」兩字都是同一意思。

實際上我們在平日的詞語運用上，很多都是從「佛語」中來，所謂「習慣成自然」，使用慣了，也就成為我們的生活語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從「心」出發

我們常說到的一個「四字語」，喚作「重新出發」，大家都明白，這意思是指「再來過」。我們不妨「借音、借字」來寫寫，這就是「從心出發」。

無論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其實一切的一切，實際上都是「從心出發」的。你稱之為「唯心論」亦未嘗不可，大家心裡有數，很多行為不都是「從心出發」的嗎？你心裡怎麼想便怎麼去做！——噢，有趣，我這裡說「心裡有數」，這不正好是「從心出發」嗎？

《佛名經》裡說——

「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知善惡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為根本也。若求解脫者，先須識根本。若不達此理，虛費功勞，於外相求，無有是處。」

這節話很清楚明白，不用解釋了，不過我們倒不妨深刻一點去記住這四個字：心為根本！

「寫實」



在「畫堆」裡找到這幅「斗方」。

回想這畫的創作背景，一時間，百般滋味湧上心頭，那是四、五年前「亂港」的日子。燃燒彈也拋進警署去，你可想象到那是什麼一種景象。我當年在畫室裡便寫下這「作品」，每一筆、每一墨點都是那樣「狂亂」；前方幾株弱草給吹打得「東歪西倒」，這不就是當年的「港人港態」嗎？

（今天雨過天晴，在天清氣爽下我們毋忘歷史。）

不少畫友強調畫作的「寫實」，我個人以為，「寫實」是可以虛實共生的，我這幅也屬「寫實作品」——心靈的寫實！



凌空升浮

· 馮馮 ·

（原刊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內明》第一二一期）

佛教修行者有許多超自然的境界，除了眾所周知的「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等等之外，還有許多騰挪變化神通，拙文時常零碎討論佛家超自然神通，說明佛家是釋放了被禁錮的宇宙本能智慧，故能達成凡人肉身做不到的事，凡人不能，乃視之為神異的神通。

今次我們不講枯燥的理論，只談談佛家諸般神通之中的一種：「凌空升浮」。

我知道佛家僧人及居士有些能夠「凌空升浮」，不過他們都不願炫露驚世駭俗。而且，表演神通本是佛家所深戒，西晉時代神僧佛圖澄大顯神通，亦只為當時佛教基礎未固於中原，人心難從佛理，佛圖澄不得已，才大顯神通感動朝野發心依佛。

神通之顯現，原是渡船之一，並非佛法之最高境界，是以佛家戒顯神通，此戒非禁絕也，只是限制不得妄用而已。

外道的法術，徒仗符咒驅役鬼神——其實被役者多是冒牌的野鬼遊魂，豈有正神真仙受人驅役作怪弄妖之理？分明是野鬼遊魂，往往冒充呂洞賓、關帝、張果老。又有些野狐妖魂冒充有名的仙人——那些被符咒驅役的法術之能，多半只是掩眼之術或暫時的效力，或則只是催眠術而已，並非真正的道術，不是真神通。就別論那些等而下之的「召鬼」「降靈」「問神」「碟仙」「巫道」「降頭」之類的玩

意兒了，那些多半是技巧的騙術。

舉例說，西方社會一向盛行於今尤烈的「降靈會」，揭穿了一文不值！

術者在另室佈置了助手或錄音帶，向降靈室中播講些不着邊際的話，比方哭哭啼啼叫喊「媽媽」「我好苦啊！」之類，叫人聽了毛骨悚然，人家心中思念亡親，本已傷痛，焉能分辨真假？術者又運用新的映象技巧，由助手在另室向室中放映朦朧的空中幻影，人影閃閃，煙霧中出現，在可辨與不可認之間。漢武帝思念亡故的李夫人，術士自言可召亡魂，乃在室中設素帳，入夜果見李夫人冉冉出現，這種古老的映象把戲，原理簡單，至今原則亦無大異動，只是技術翻新罷了。

那些鬼把戲，並非神通，就是真有兩手的驅狐役鬼，也不算是神通，都不能與佛家的真神通相比！

佛家不燒符，若有燒符者，想是後來採用外道的權宜，殊非佛家本意。

佛家講究的是心力，由腦波引起神異的種種作用，這些道理我以前的拙文講了很多，今次不贅。

今天講的「凌空升浮」現象，我手頭缺乏足夠的佛教參考書，一時未能引經據典，我很抱歉！不過我知道佛家頗有僧人及居士苦行修行者，在打坐時會凌空升浮，佛教各宗派都有

此種「凌空升浮」，並不僅限於某一宗派。雖然以凌空升浮多見聞於世人者，是西藏密宗，這並非說只限於該宗所特有，事實上，「凌空升浮」是佛家靜坐不以意求亦會發生的超自然現象。

凌空升浮，是佛家打坐到了若干程度的一種進境境界，並非心中幻覺！確確實實是身體若然升浮於空氣之中，經過若干時間才降落。讀者未見過的，一定反駁我，地心吸力消失了嗎？怎麼可能身體凌空升浮？

駁問得好！駁問得對！

人人都知道有地心吸力，可是有幾人知道地心吸力是什麼？

地心吸力是地球中心質量，對地面物質的吸力，是物質世界之中的萬有引力的一種，地心吸力是一種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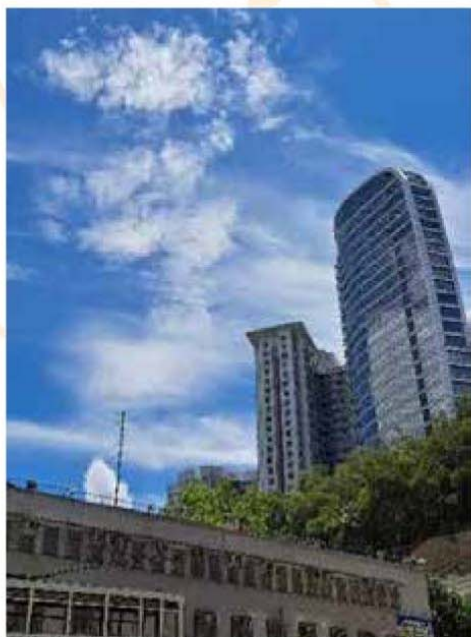
你一定反駁我了，地心怎是磁力？人又不是鐵，怎會被它吸住？

地心吸力是磁力的一種，地心內的熔岩，都是鎂、鐵之類的金屬元素，都有原子，都有電子，電子具有電力，無數的電子形成了電磁場，而地面萬物，無論有情生，無情生，無論是草木，是岩石，無不在體內含有很多細微的元素原子，原子內由核子、電子、中子所組

成，所以連草木也有靜電流動（請參看拙作『夜半鐘聲』內所蒐集拙文『木乃伊之電』），世人指草木為「非導體」，實乃大誤，造成了草木是不導電的錯誤觀念！實際上草木只是不良於引導人造電流而已，並非是「非導體」，不信嗎？天空閃電不是時常經樹木入地嗎？地面萬物都含有電磁，強弱不等，萬物都被地心強大的磁場所吸住！一般人稱之為地心吸力，却從不想到它是磁場吸力。

地心磁場，最顯然易見的是現出於南北兩極的磁極，當太陽「黑點」出現時，黑點是極強烈的核爆焚燒，高溫數十萬度，產生強大磁場，磁波影響地球北極的磁極，因而發生閃電瀑流般的北極光奇景，冬夜在溫哥華、西雅圖，甚至樸蘭都可望見，宏麗無比！

實際上，太空中各星系之間，也都由磁場互相吸引着，太陽系也是由於太陽磁力吸着各行星而成系，奇怪的是從來無人稱之為「磁力」，世人只是用牛頓所創之名「萬有引力」，其實該詞尚嫌不足，現在很多科學家已經開始廢棄該一名詞，並且懷疑牛頓「萬有引力說」。代之而興者，為新一代科學家漸漸認定宇宙間各「星雲光漩系統」之間都由磁力互相吸引，太陽系與其母系「銀河系」星雲光漩之



藍天白雲

如果我們懂得欣賞生活，不一定是吃喝玩樂的，天氣好的時候，我們走在街上，不妨抬頭看看頭上的天空，當你看到藍天白雲的時候，心境也會一下子好起來的，這是生活態度、生活情趣。

對待生活，實在不必太斤斤計較於物質，像這樣的抬頭望望天不是很好嗎？——當然你不要「望天打卦」，生活的樂趣是要我們自己去尋找的，「心之所安是吾鄉」，身心康泰便很好，把思緒調度得好則心底裡也是藍天白雲。

間亦然，這些磁力是可以抵銷的，並非絕對不可抵銷！

須知磁或電，均有「正」「負」兩極，異性相吸，同性相斥，我們玩過磁鐵馬蹄的都知道，正正兩端相拒，正與負則相吸。磁場的互相吸引，也是不離此一原則。（關於宇宙太空磁力磁場，另文再詳論）

人體有靜電，有磁場（請參閱「內明」以前拙作腦波與電磁場），人腦是一座複雜的電磁總機，人的每一條纖微神經都無時不在閃動傳遞着靜電來往於大腦，大腦的數以百萬計的神經細胞不斷閃電，處理「政」務，把電發出身體各處，於是人能反應，人體會放電，手指尖端會放電，人體的兩肩，頭部，頸部，胸部，腹部，膝部、足部……，各有電磁場，用特殊的攝影術可以攝得人體電磁場的照片，如果「內明」能製彩色柯式版，我可以供給此類照片，詳予說明，不過製彩色柯版很貴，也許「內明」尚無此額外經費，所以我有很多圖片都不敢寄上，看將來怎樣吧？

人體的各部位各有小磁場，整個人體又有一個總磁場，電離不了磁，磁離不了電，這是常識而已，美國醫學界如今已開始用觀察人體磁場來診斷人體有無疾病，而我們當中很多人仍不肯相信人體有磁場電力！

人體的總磁場，也有兩極，一正一負（亦可說一陽一陰），地心吸力之磁力，當然比人體的大了不知幾百萬倍，強的吸住弱的，地磁吸住了人磁，並非吸住了重量，世人誤以為是「重量」，須知若在「真空」中，五百磅大胖子與鵝毛一般輕重——都無體重。

我們人體的總磁場，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人有疾病時，電磁弱，人體「北極」頭頂上的光華就暗淡，指端的火花就弱，可是若發大燒，火花就盛，因為體內血液運行急，心跳劇，血液中的鐵質等金屬元素產生較強的電子活動，增強電流（接吻也會使指端火花轉盛）。

人在學佛打坐時，漸趨靜止，腦波力量集中，可以調節體內電流磁場，佛家打坐到了定境，回復宇宙智慧「本能」，可以使人體內的電磁場改變，使體內元素的電子活動受意志之指揮，人體的總磁場在一定狀況之下，改變了兩極的正負關係，換言之，使之成為兩個「正」，或兩個「負」，或者使之電磁均停止，既無正也無負，此兩種化一的狀況，都會使「地心磁力」無所吸住！或受抵銷，人體因心力而成為居於真空，於是冉冉升浮！如在無地心吸力的升太空！

說穿了，有何神異？有何不科學？

前幾晚我看到英國幾位太空科學家在英國



近些年來，香港不斷地想方設法發展本地旅遊，不僅是文化歷史的本地風物遊，也同時招徠各方有特定「土產」在香港設攤，今年已舉辦第三屆的「家鄉市集嘉年華」便是這情況下推出的飲食旅遊。由於「背靠祖國」的各地家鄉不少，這是有個性有特色項目，祇可惜到目前為止仍未見有「大氣候」。嘉年華的特色少，祇是擺擺食攤而已，真的要說那一句話：「尚未成功，仍須努力！」

電視BBC上的談話，他們提及「若將物體內的電磁兩極改變，成為兩正或兩負，即會抵銷了地心吸力而失去重量，飄浮於空氣中」，此語與拙意暗合，令我十分興奮，正好趁此拿來談談佛家的「凌空升浮」，信與不信，當然是由得你！

怎樣做到由「定」而生「慧」，却不是我這樣無知所可亂講。修行途徑，仍須向佛家高僧請教的，我不敢多談。

佛定靜坐，到了某一階段，體內的電磁場被心力引起變化，或則造成真空，以致可以自然凌空升。這是可信的，絕非無稽。

我知道的至少在台北效區中和鄉有一位密宗居士能夠凌空升浮數分鐘。離座大約兩尺，另外有些人，我可不敢說出來。

在加拿大的安太畧省痕斯威(Huntsville, Ontario)，有一位印度瑜伽大師，英文名叫做瑪哈里斯(Maharishi)，能夠打坐凌空升浮達十分鐘之久，離地約三尺，至少有一百個目擊者證明，瑪氏是一位不知年齡的白鬚白髮老人，我只在電視上見過他，但我未親見他升浮，他不輕易表演升浮，必須入了他的教才有機會見到，加拿大引為神奇，無不驚異。其實升浮只不過是佛家的小神通之一而已，佛家很多人已達此境界，只是不肯炫露罷了。

瑪氏在美加有不少徒眾，在兩國均有廟宇，聽說有些徒弟也能短暫地升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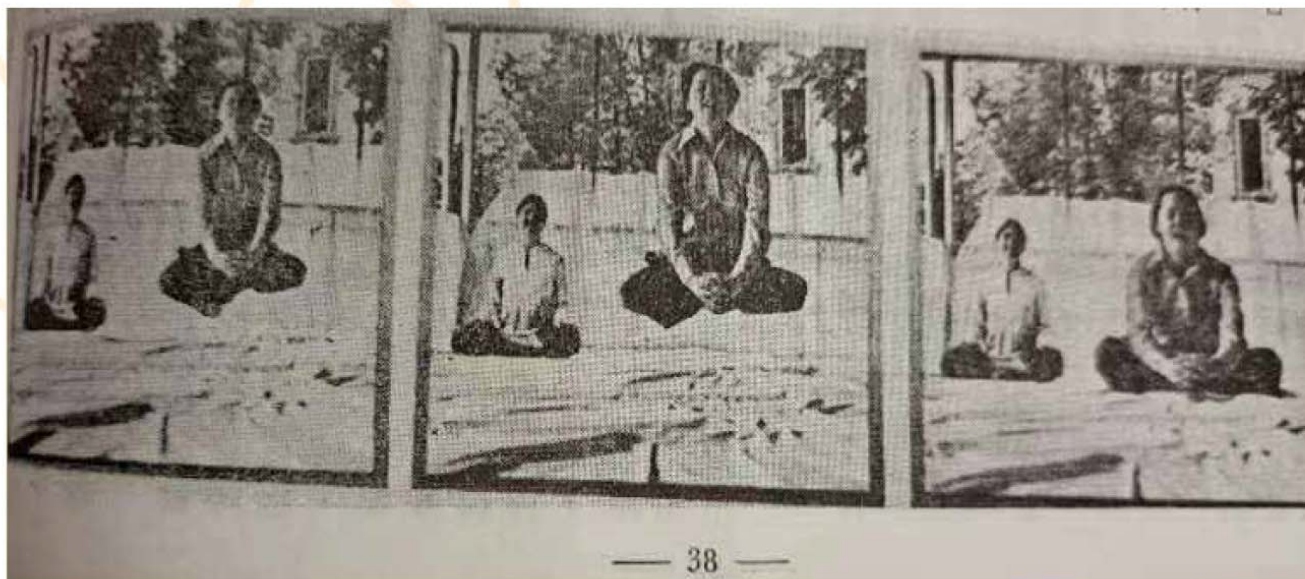
溫哥華也有一個能夠升浮的人，也是該位瑜伽大師的弟子，此人是白種男子，他是個瑜伽和尚，平時住在山野，有時來市區化緣，有些人見過他能升浮數尺，久達五分鐘，我倒未見到過此人！

英文報「省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刊登過一幅據記者誓言是真實的升浮照片，我費了些功夫，找到此圖，剪寄「內明」刊出，供讀者一觀，報紙是溫哥華首席權威晨報，記者編者都力證不是弄鬼的照片，我不強勸你相信，只拿來供你參考。

圖中有三幅，左邊是一幅剛升浮起的照片，中間是浮懸的一分鐘，右圖是重降地面的照片，升浮者是一位東方女子，面部有驚喜的反應表情。

佛家說：「見境勿喜」，凌空升浮只不過是靜坐的一個階段的境界，又未到成佛，何須太喜呢？

我們學佛修行，原不在於求「境」，若有求境及見境心喜，就都是「妄」了，如果真不求自得，坐到升浮，亦不足喜，不升不浮，亦無足念，學佛最重要的是明心見性，以智慧行佛心，那些什麼神通，都不應重視的。



古詞今用

有些稱喚仿如是「常青樹」，千年下來依然可以運用，譬如說「在下」兩字，是自謙之詞，你在今天仍可以彬彬有禮曰：「先生安好？在下這廂有禮！」相信對方也明白意思。有很多「自謙」之詞，今天還可以使用，譬如年紀大的男子，往往自稱「老夫」，不過，年紀大的女子自稱「老身」，「老身」兩字已經不再使用了，倘若你是年長女子，你今天對年輕人說：「老身……」他可能「唔知你講乜」。

我們今天仍很常用「閣下」兩字，這是對別人的尊稱，譬如說：「閣下所言甚是！」

從「閣下」又想到「足下」兩字。「足下」，也是對別人的尊稱，不過在今時今日已少用了。

你可能會問：「咦，何以尊稱人家而用『足下』？有故事嗎？」

——有，而且故事頗動人！

話說晉代介之推為了不受祿而欲隱跡，逃進樹林後，晉文公為了迫他出來，下令放火燒樹林，結果介之推寧願與母親一起抱樹燒死！晉文公哀傷，斬了那棵樹以那樹木製成屐，常俯身視屐，且曰：「悲乎足下！」「足下」兩字由此而起。

文士與士大夫

我們習慣地把一些歷史文人，稱為「士大夫」。嚴格點說，這是不正確的，士大夫在古代來說是指一個官僚階層，即是有官階的文人；後來對於一些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也稱之為「士大夫」，那是一份敬意。

讀書人就稱之為「文士」吧！或者稱之為「士人」。士人就是讀書人；「士大夫」既有「大夫」兩字，則是有官階或者有爵位之人，當然延伸下去，在字義的運用上便廣泛了，譬如古時候稱行醫者也曰「大夫」。稱「醫官」為「大夫」的，大抵是在宋代開始。近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尊稱行醫者為「大夫」。

不過，有些古為今用的詞語，可能會一時不慎地誤用起來，譬如有人自稱「夫子」。不對呀，「夫子」一般是晚輩對長輩的尊稱，我們稱孔子為「孔夫子」，難道你向別人介紹自己時會說：「我是陳夫子嗎？」你最好說：「老夫姓陳，名……」

「老夫」乃自謙之語，當然是年紀較大才稱「老夫」。

朕與寡人

我們平日看歷史劇，看到皇帝說話時往往來一句：「朕……」大家都曉得這個「朕」字是皇帝的自稱。不過呀，你還是偶然地自己「過癮」一下，自稱「朕」也可以，譬如說：「這東西你不要拿走，是朕的！」

如果對方「不明所以」，還以為你在開「玩笑」，會對你說：「車，朕什麼？你以為你是皇帝呀！」

原來呀！這個「朕」字在秦朝以前，的而且確地解作「我」，祇是秦始皇「據為己有」，從此之後，「朕」祇有皇帝自己使用的專有名詞了。

我們常說「秦始皇」為人霸道，你從這

個「朕」字的「私有化」便可以知道。

做到「皇帝」霸氣十足，但有時候亦會「假惺惺」地自謙一番，譬如我們在歷史劇裡也常聽到做皇帝在某些場合說「寡人……」即使對方是他的「臣下之人」，他也自稱「寡人」，即是自謙自己是「寡德之人」也。你千祈唔好當真，否則真可謂「唔識死矣！」譬如伍子胥這個忠心耿耿的諫官，經常對皇上直言直諫，甚至所謂「唔俾面」的對皇上「直斥其非」，結果呢？最後被那個「寡人」問吊於城頭上。

——唉，有些「自謙之詞」也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你勿太當真！

陛下……

對皇帝的尊稱，真是層出不窮的，也正好說明了「擦鞋」之事古已有之，倘若不是為了「擦鞋」，何來那麼多變化？對皇帝的尊稱，有一個名詞喚作「陛下」。以字義來論真有點兒想不通的，「陛」，是宮殿的「台階」，既然是階級，則何以稱之為「下」而不是「陛上」？一些近臣對皇上有所進言，但又不敢直說，祇是自己既然是站在石階之下，本自稱「陛下」才是，何以又會把這詞語「送」與皇上的？真是一時糊塗，弄不清了。

聽講這「陛下」的稱喚又是秦朝搞出來的，這之前沒有這叫法，秦相李斯如是說了，也就沿用下來。是不是這樣？姑妄聽之可也。

君……

有些稱呼跟詞語一樣，習慣成自然的，使用慣了也就用下去吧，所以有句說話叫做「約定俗成」，——都冇所謂啦，大家都咁用啦！

那個「君」字亦如是，我們今天常說的什麼「正人君子」，則「君子」兩字也正是代表正派之人，「佢好君子！」即是說他做人態度好。單獨一個「君」字，同樣有敬重之意，尊稱對方好些時也單獨地用上一個「君」字。不過，在很久遠的時候，這個「君」字倒是專指皇帝的，譬如看歷史劇也會聽到：「君在上，小臣不敢……」此「君」乃皇上也。

——「君子不奪人所好」，你千祈唔好亂咁「君」。

電影院與 「一個時代的結束」



「迷你戲院」也活躍了幾十年，到了今天呢？有目共睹，幾乎無月無之地結束營業。

今天迷你戲院的結束，不是戲院本身有問題，大家都曉得那是電影的衰落。也許說得準確點：那是觀看與放映電影的形態大大不同的了，智能手機、電腦都成了看電影的工具，連二、三十年前的錄映機、碟機這些都成了「古董」，那麼戲院還有立足之地嗎？雖然如果帶震撼性場面的影片，在電影院裡看那是很不同的感受，何況後來還花樣百出，你看看這附圖，它的宣傳效果是怎樣的？

這裡寫着「全港首間MX4D動感影院」全

身感受，看到的真實感——

震動、噴水、彈跳、戮背、掃腳、噴氣、吹風、掃頸、氣味、閃電、煙霧。

你看是多麼的花樣百出？真的會給你一個親臨現場的感覺，你製作出來的影片必需具備這效果才能在戲院運用，在製作成本上有不少電影公司已吃不消，即使是「吃得消」了吧？但誰能保證影片能叫座，一開始便要「賭一鋪」了，你教拍電影的如何決定？戲院亦然，這樣的投

資也是「賭一鋪」。

——有一點更是無可避免的「殺傷力」，那是戲劇就是戲劇，在乎的是戲內容本身的「感人」而不是靠科技。

即使是小品，也有機會賣個「滿堂紅」的，而這些作品在電腦上觀看便可以，這才是電影院「越玩越縮」的根本。

本年五月底連經營了廿年的康怡戲院也結束了。康怡廣場地旺人多也無法經營，可

見得「迷你戲院」也到了「一個時代結束」的時候（本年一踏進六月份，海運戲院也結束了，它1969年開業，經營了56年）。——但可以肯定的，電影不會因此而停拍而結束，必然有另一個方法生存下去，一如書籍的出版，也不會因為「電腦書」的流行而令「紙媒」出版結束，肯定不會，另尋出路也可。

戲院大型宣傳畫

香港電影院曾有過「輝煌時期」，而且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不過，這是世界潮流使然，世界各地，特別是一些比較繁榮的都市之地，更見熱鬧。

今天你若是「人近老年」，當會記得半個世紀前電影廣告的熱鬧。——你看這個鐵金剛電影牌，幾丈濶的，路過者見到都會心思思想購票入座，就好有「地心吸力」似的吸引你。



鄧偉雄弦歌畫意

香港的書畫文化活動，並不寂寞，還是很活躍的，可惜展覽場地不多，展出比較困難。

即使如此，文化人還是努力地開展活動，譬如今期讓我介紹的鄧偉雄吧！他出身於電視，也寫了好些電視流行曲歌詞，而他却是一位「八足咁多爪」的文化人，除了戲劇製作外，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沉醉地投入，特別是對書畫藝術的熱愛，常言道：「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鄧偉雄就是這樣

了，原來他自己也提筆在書畫上下功夫，而且成績不錯。

前些日子，由佛光緣美術總部佛光山香港道場為鄧偉雄主辦了一個書畫展，很具特色，這展覽主題名為「弦歌畫意」，是典型文人畫，且他的畫題詞也不是傳統的詩詞歌賦，而是生活氣息較濃厚的，就像他寫的歌詞。

開幕禮上，久沒公開露面的周梁淑怡也來了，他們是當年年輕時的電視開荒牛。

今天已一把年紀的鄧偉雄，仍如此活躍，真好！



真正的「大師」

我們有不少書畫展都有很高水平的，當然也有不少是一般的「師生展」，這都沒所謂。即使是「一般水平」，但其中亦有它的可取處，看這優點，也是一份很好的吸收，我個人看展覽最怕是一些「言過其實」的誇張，看了便不是味兒，但偶然地看到一些「心悅」的內容便有喜不勝收之感。

日前看一個大型展覽，居然最吸引筆者的，不是展覽作品本身，而是一幅作為裝飾的剪影式「宣傳品」，就是這幅傅抱石與關山月當年在人民大會堂繪畫「江山如此多嬌」的現場攝影，兩位是真正的繪畫大師，是名副其實真材實料「大師」。在今天能畫上幾筆畫的就稱為「大師」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言。

能真正稱得上「大師」者，是必須有較強烈

突出的個人風格，而且是真正的對畫壇，對時代有影響的，能起一代之衰者更有資格稱「大師」了。傅抱石是理所當然的一位，至於稱「當代嶺南畫派「大師」的亦然，他們是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及楊善深。

這次「其命惟新」大型書畫展也特別地強調嶺南畫派，描述的與着意介紹的都是集中在廣州的嶺南畫派發展，香港呢？很有點湊個熱鬧的感覺。

在展場上，看到趙少昂與楊善深的作品，比平日在香港辦的一般嶺南畫派作品展還要少，很有點陪襯的感覺。即使如此，在這展覽場中還是看到好幾幅具實力的大作品，特別是看到關山月那幅大製作，總算得有很好的收穫。





與「歹」有關之字

——大吉利是！

今日談個「死」字。死，何足懼？有始有終，有生有死，自然現象也！

如果我們追溯字源看，則這個「死」字一開始便很有意思。在甲骨文裡它是怎樣寫的？象形，左邊像一個跪着的人，右邊的造形是一排朽骨，即是說人面對枯骨跪拜哀思，這就是「死」，是不是很有意思？當然字到底是字，字是越簡化而又能表達出意思這才好。

咦，這個「死」字左下方何以是一個「歹」字？「歹」與「死」有關嗎？——真的有關呀，「好歹也有點關係」，這個「歹」字的造形，就是甲骨文中那排列朽骨的樣子，所以「歹」字與「死」有關。

如果我們要繼續聯想開去，則不妨看看「死」字下方的右邊，是個「匕」字，匕首與枯骨在一起，那自然聯想到「死」，這字上方平行一劃，——很像型了，就像埋在地下之意，「死」了不就是埋在地下嗎？所以我們看一個字的結構，真是越看越有趣味的。

名詞與動詞

好，繼續拿這個字趣味下去。與「死」有關的，我們當然會聯想到一個「屍」字。

兩字讀音近似，原來也是同一意思的，甚至可以說是同一個字，那麼後來又為什麼分開呢？過去筆者也在本欄多次地說過，隨着時間的累積，社會及文化的變遷、變化，分工便越來越精細了。這是「分家」，就好像「家族」那樣，發展龐雜了便要分開來。「屍」後來獨立成一個名詞，譬如說：「屍身」、「屍體」，甚至「死屍」

兩字聯用更明顯了，「死」字變成動詞。

你看這個「屍」字，何以上方來一個「尸」字？何用意？首先，讓我說說：大家都曉得「尸」不但是一個部首，本身也是一個字，「尸」，是古代祭祀，是一個活人橫放着的樣子。